



仙人球花

◎孙镜福



## 夏至,看荷去

◎邢瑜轩

当你在湖面上,看见荷花开了,夏天就尘埃落定了。

含苞小荷藏于田田荷叶间,绿肥红瘦,不易察觉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,平白两句诗,寻常一番景,却动人。

除了蜻蜓外,还有蛙鸣的助阵。那一声声曾经留在童年记忆里的热烈鸣唱,在夜色里,在空气日渐清冽的启东城再度响起。有时是两三声的相互应和,有时却是不约而同的齐声合唱,原本静谧的荷塘顿时有声有色。

荷花盛放时,鲜亮、硕大、饱满,衬着浑圆青翠的荷叶,一切是如此恣意而明媚,像极了张扬的夏天。一湖碧水半塘荷,接天莲叶,映日荷花,从诗中走了出来,在眼前迎风摇曳。西湖毕竟远在杭州,这近在咫尺的家乡荷塘,较之“风光不与四时同”的六月西湖,又何曾逊了半分神韵?

夏天阴晴不定,刚刚还烈日当空,一场雷雨说来就来,雨后初霁的荷塘,切换了另一种风格。荷叶上,荷花花瓣上,一颗颗露珠晶莹,含而不落,像欲说还休的心事,楚楚动人。李贺所谓“芙蓉泣露”,便当指夏日雨后的荷花吧。

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”。清晨或黄昏,邂逅这片荷花,你会感觉胸中俗尘被荡涤一空。暑气渐消夜风中,那隐隐约约的荷花香,像一首隽永的民谣,你所有疲惫都在这一刻被轻轻安抚,世界变得无比清凉和安宁。

然而,荷在骨子里其实是疏离的,它们选择长在水里,而非岸边、道旁,天然与红尘隔着一段距离。“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,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洁身自好。

所以,相比采摘寻常的花,采莲则大费周章。须有一叶扁舟,撑开被荷叶层层叠叠覆盖的水面,去寻那最明艳的一朵。曾一直不解,汉乐府中写采莲,写到“莲叶何田田,鱼戏莲叶间”,也就罢了,却偏偏又不嫌啰嗦地写了“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”四句,如此东西南北一唱三叹,有何深意?后忽就明白,夏天是不需深意的,汉乐府也不需要。夏天是浅显易懂的,是无限自由的,像一条游弋的鱼,不知归途,不问西东。反正,有大把的光阴可以挥霍。

在中国文人眼里,荷自有风骨。亭亭净植,不蔓不枝,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句句是写荷花,却又字字在写文人的傲骨与胸襟。并且在诗人看来,荷之美,绝非单单诉诸视觉,它还是一种可以用来“听”的植物。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,听的是繁盛过后的沉寂,是流光飞舞,季节轮转,品的是那一幅水墨画,以及中国人骨子里被诗词浸润着的倔强审美。

晴时潋潋,雨中空蒙,这个夏天,一定不要辜负这满湖的荷花。

## 听雨

◎刘海涛

南风起  
北方有麦向天芒  
南方村乡遍插秧  
莫问君处

小山冈,空茶廓  
晓雨落  
梅子有喜枇杷黄

莲蓬撑夏菱歌长  
及时行种  
家国乐,嗅藤香



## 勃拉姆斯的木笼子

◎低眉

勃拉姆斯的木笼子有五根线,勃拉姆斯造了许多这样的木笼子,用来关月亮。

勃拉姆斯从没让月亮出来过一

次,绝望的时候  
他背着星空和月亮狂奔,而克拉拉一无所知

直到一八九六年克拉拉住进了坟墓  
勃拉姆斯打开木笼上的五根线

月亮和火被释放——  
《C小调钢琴四重奏》在克拉拉的荒地上游

米小美,勃拉姆斯  
是一个蹲在五线谱上的音符

## “汗豆”

◎缪建红

小满时节,“三夏”大忙。周末,我和妻回到如皋乡下老家。早晨醒来,虽太阳还未升起,但天色大亮。我因昨晚吃了碗浆糟,睡意未消,懒懒地侧过身想补个“回笼觉”……

“起来吃早饭,就到北边揸蚕豆。”嬢嬢在楼下喊了一声,就带上篮子和小矮凳等用具,骑着小自行车到北边蚕豆地里去了。

嬢嬢,也是本乡人对姑妈的昵称。我的嬢嬢,是先父的亲妹,幼时罹患较严重腿病,一直未嫁未育。每周末回老家看望八十三岁的嬢嬢,顺便捎些常用药品和生活日用品,是我的“必修课”。按理说,嬢嬢这么年纪,理应不种田了。我们家原有的水田已由村里组织流转给了农业大户,每年可以拿到一份补贴;而旱田也已委托本家堂兄临时代种。嬢嬢本人多次说“种不动了,种不动了。”但她总是说归说,做归做,根本闲不下来。

我的老家,原先临河而居,三面环水。河岸连片大树和茂密竹林,连同河滩芦苇,有点类似鲁迅笔下的“百草园”。后来全县“战高沙”,河沟填平,成为我家自留地和拾边地。近年来,这园地上种上了桂花和香橼,连同先父早年栽种尚存的五株高大白果树(银杏),成为别致的乡间景致。而嬢嬢看着这树林至老屋门前一小块地空着可惜,也就种上了蚕豆。

来到这林间蚕豆地,早晨露水未干,地上到处微微泛白,已干枯变黑的豆秆豆荚沾着水汽。早晨气温本身不高,树影投射下一大片荫凉,间或还有一阵凉风掠过。跟着嬢嬢忙碌的脚步,我将蚕豆荚连着豆秆连根拔起,集中堆放阴凉处,坐着将豆秆上的蚕豆荚揸下来,倒也轻松惬意。

林间蚕豆长得并不好。不少豆秆上一个豆荚也没有。通风采光好些的,一根豆秆上能结豆荚三四个,而杂草藤蔓倒长得茂盛,与东倒西歪的豆秆缠绕在一起。

拔豆秆是个技术活儿。伸手拔豆秆时,得先要观察一番,尽量将豆秆和杂草区分开来,观察豆秆倒斜的根部,结合已拔豆秆留下新土坑,循着栽种蚕豆时横平竖直的方位,伸手过去,张开手指,扇形盘旋握住豆秆根部用力一拔,往杂草稀疏的一侧轻轻拽,缠绕的杂草也就慢慢滑落了,而且豆秆也不易被扯断。

看着这藤蔓缠错的杂草,嬢嬢喃喃说,这草也长得太快了。蚕豆刚种下时,请邻居宏泽大叔帮忙施一遍除草剂。嬢嬢执意要付钱,大叔死活不肯收。不过,施药效果真不错,蚕豆刚出苗时,田地里确实一棵草都没有。

可好景不长,杂草疯长起来。嬢嬢说,这蚕豆地后来又除了五遍草。其间,蚕豆盛花期还打了一遍“顶芯”。



日头渐渐升高,树荫也慢慢变小,能够躲避的阴凉区域越来越小。潮乎乎的空气越来越热,我身上原先一直渗着的微汗开始蒸发,不经意间溅到衣服里的小土粒已开始溶开,不知名的小飞虫偏偏这时也钻进来凑热闹,空中布谷鸟的叫声似乎也变得令人烦躁。弯腰去拔豆秆,虽不太费力,可这一动就汗流如注……遮阳的长袖不管用了。“趁早凉”想来真是农人夏天劳作得来得智慧。

将豆秆上的蚕豆荚揸下来倒也不难。右手靠握住几根豆秆,最好是靠着豆荚部位(上方),左手捏住一个(或靠近的两三个)豆荚,猛然一用力往下扯……有时会从豆秆上撕下很长一条丝线,不小心还会划到手。

这丝线,倒让我联想起过去小时候家乡种的麻。剥去表皮麻纤维,晒干的麻秆芯也是好东西。男人们为节约火柴,点燃麻秆芯后,可连续为多人抽旱烟或水烟提供火种。烟雾缭绕之中,众人一片陶醉微醺神态,迄今历历在目。而眼前这四方的豆秆黑中透白,与麻秆芯极为相像……

日过晌午,我拎起装满豆荚的篮子走到田垄头,倒入路边拖斗电瓶车里,顺手从车篓里取出真空杯,拧开盖子牛饮起来。忽地,鼻尖处豆大的一滴汗珠落入杯中,不觉间已一饮而尽……回味起来,酣畅淋漓,甜甜的。